

经

典

必

读

文

库

三十年 目睹之 怪现状

[清]吴趼人 /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经 典 必 读 文 库

二十年 目睹之 怪现状

[清]吴趼人 /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清)吴趼人著;王光汉点校.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1

ISBN 7-5396-2191-5

I.二… II.①吴…②王… III.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4159 号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清)吴趼人 著 王光汉 点校

责任编辑:欧子布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星火印刷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9.875

插 页:1

字 数:570,000

印 数:5001-11,000

版 次:2003 年 1 月新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191-5

定 价:1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者的话

本丛书称为《经典必读文库》，释义有三：

一是经典。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不胜枚数，本丛书只取其中公认的经典名著；

二是必读。为陶冶性情，提高素养，广大青少年和一般读者要看的书太多，本丛书只取其中广大青少年和一般读者愿意读又必须读的经典名著；

三是文库。本丛书收入中外经典文学名著。为便于读者收藏，本丛书将与时俱进，采用开放式结构，统一风格，陆续推出，逐渐形成一个品种较全、质量较高的经典文库。

本丛书出版者意在让广大青少年和一般读者能买得起、看得懂；也祈盼广大读者能关心、培育本丛书，让它健康成长，与读者大众一同前进。

安徽文艺出版社

前言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沃尧(1866—1910年),字小允,又字茧人,后改字趯人。祖籍广东南海佛山,因号我佛山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志,他应约为之撰写《痛史》、《九命奇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长篇小说,并在该刊发表。先后为《字林沪报》副刊、《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月月小说》等报刊主笔。他生于北京,多工作于上海,曾去过日本。1904年他闻说美帝国主义的“华工禁约”,毅然辞去他在汉口担任的《楚报》主笔一角,投入反对美帝的爱国运动。1907年他主持广志小学,全力投身于办学兴国。在他短短的四十五年生涯中,单章回小说创作就有十八部之多,另外还有十二部短篇小说。

作者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的末期,国内的一次次起义,外人的一次次入侵,使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处于苟延残喘之中。政治体制的腐败,政权机构的黑暗,其所散发的恶臭侵袭着全国上下,“有识者已幡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①本书所写的这二十年恰是这样一个改革兴起到改革失败的时段。由于本书的实际写作时间是在改良运动的路子最终没有走通、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之后,所以作者在回顾这二十年历史的时候,借小说主人公九死一生的口说:“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一个谢绝人世的念头。”^②认为自己二十年来所见,无非是“蛇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而自己居然能从其中避过,应该算是“九死一生”了。^③

作者的思想是改良主义的,这可以从本书正面人物之一的王伯述所言见到一些端倪。在第二十二回中,王伯述说中国要不受列强欺侮,“只要上下齐心协力的认真办起事来,节省了那些不相干的虚糜,认真办起海防、边防来就是了。”在另外一些章节里,王伯述还讲了许多改良的措施,例如改造政治要从改造读书人开始,只要使有“实学”和“新学”的读书人出来做官,政治自然就会好起来等。作者本字茧人,意思是作茧自缚的茧中人;改字趯人,则以为把人研习通了,国家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作者

死前致力教育,就是他妄图以改良挽救时世的一种挣扎。

面对改良的失败,晚清的改良主义知识分子拿起了“批判的武器”。他们倒未必彻底认识到“政府不足与国治”,^④而只是想通过“揭发伏藏,显其弊恶”^⑤来唤起人们对社会必须改良的认识,所以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被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讲的“谴责小说”。作者一生所写的三十余种小说几乎全都属于这一类,而本书则是其中的代表,被列为晚清著名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本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活动为中心线索,历叙了官场、洋场、商场等诸多方面近两百件“怪现状”,对晚清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习俗都做了无情的抨击。

大凡末世,官场的腐败就会像毒瘤一样蔓延,可以说官场的腐败即是末世的征兆。所以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即把主要锋芒指向官场。本书实际上亦是以官场的怪现状为中心,并把它贯串于始终的。书中描写了其时大大小小的无数官员的丑恶行径,总括起来,大多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你要做大官小官,只要问你的钱有多少”^⑥。做官“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来的,你做得出”,^⑦这样才能把官做好。所以做官“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差使。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⑧。书中人物卜士仁告诫他的侄孙卜通一定要学会巴结:“你不要说做这些事难为情,你须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结起上司来,也是和你巴结他一般的,没甚难为情……你千万记住‘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一闻的了。”^⑨书中如此这般的典型人物要算苟才,与人应酬,全看实用,用得着的则极力拉拢,用不着的则或反手陷害。为了巴结,他才死了儿子,便要把自己的儿媳送给人家去补五姨太太的缺。寡媳不肯,他给寡媳喝春药,看春画,向寡媳下跪,终使寡媳就范,于是苟才亦扶摇直上,署理藩台。苟才为官,除搜括贪污,便是拉拢贿赂,走各种门子,单在穷安徽当了两年银元局的总办,贪污抽得白银每月达二十万两之多。

因为官场大多都是“行止龌龊,无耻之尤”的一类,所以官场上委顺不周的便要下马,如吴继之;而被人称之为“青天大老爷”的就会革职查办,如蔡侣笙。蔡侣笙是本书中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人物,他虽然颇赋文才,但教书不

成,反落到靠测字为生的境地。后由吴继之的关系,最终当上蒙阴县的县大老爷。蒙阴县本来就穷,他在上任时又遇上蝗灾,为赈济灾民,他动用了常平仓的款子五万两左右,灾民是保下了,甚至邻近县的灾民也受了惠。但动用这样的款项必然惊动朝廷。朝廷听说邻县都没有报蝗灾,蝗虫是飞来飞去的,于是便派官员前去调查。岂知所有的官都是报喜不报忧,报功不报罪的,所派官员与邻县赃官沆瀣一气,便断然否定有蝗灾一事,这便确定了蔡侣笙欺瞒朝廷、捏造灾情的大罪,勒令他把常平仓款子交还出来,被“革职严追”。闹到蔡侣笙“典尽卖绝,连他夫人的首饰都变卖了”。连手下人历年积蓄都借了去,手下人衣服也当了,七拼八凑,“还欠着八千多银子”^⑩。可笑的是,直到此时,蔡侣笙还面对向他膜拜的老百姓说:“你们起来说话。我是好官啊,皇上的天恩,我是保管没事的。我要不是个好官呢,皇上有了天恩,天地也不容我。你们替我急的是那一门啊!”^⑪这一席话反映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朝廷的迂腐的信任。同时它也反映了作为改良主义者的吴沃尧对清政府仍抱有希望,而并没有彻底死心。

官场的腐败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军事、文化乃至习俗的衰败。其时的商场、洋场总是与官场纠集一起,只有相互纠集,才能狼狈为奸。吴继之生意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与这种纠集还不是太得力所致。书中所写的南洋海军远远看见海上船只,疑是法国兵船,便主动放水沉船,乘舢舨逃命,并谎报为法军击沉;北洋军请求日军“退开一路,让我兵士走出,保全性命,情愿将平壤奉送”^⑫,并捏造败仗情形等,可见其时军事腐败的大体。文化上一班不学无术之徒相互吹捧,连玉溪生是谁,连颜鲁公写苏东坡《赤壁赋》的墨迹是真是假等都不知道的人竟标榜为诗人、词客、杜少陵一字师,能够在报刊上俨然以名人唱和。如第三十五回所写那唐玉生搞的“竹汤饼会”,一帮人在无聊中感受自在,在无聊中自鸣得意;还有第三十八回所写的画士江雪渔胡乱编,老脸攘诗等,都深切地揭示了末世文化的堕落。至于世风日下一层,书中描写最为精彩的当要数苟才的儿子龙光、龙光妻舅承辉共谋害死苟才一节。苟才娶了许多妾,五妾、六妾分别与承辉、龙光有染。为了夺取苟才的一切,作为苟才的儿子龙光竟与自己妻舅承辉设谋,借庸医朱博如之手害死苟才。答应事成给朱博如一万两银子,但在立个笔据上犯了难。承辉借此敲诈,要得三成,并代龙光写遭父丧借据一张,使朱博如在害死苟才后要款有了凭证。但凭证必得龙光亲笔,在承辉的安排下,龙光有

意把“一萬兩”的“萬”字写成“万”字。等到苟才被害死，朱博如拿出凭证要款时，承辉拿笔便将“万”字改成了“百”字，七千两银子的报偿一下变成七十两。朱博如直待要告，承辉又晓之以告不赢的道理。最后在龙光、承辉的要挟下，朱博如不单七十两银子没落到，反倒过头来向龙光、承辉下跪求饶，写了伏辩才算了事。

本书从揭露这一点上说，它对人们认识封建专制末期政治黑暗、社会黑暗是有功绩的。其中有一些东西对我们今后仍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譬如官场的贪污受贿问题、学术腐败问题，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但是本书由于忙于应付刊物发表，为迎合时人的嗜好，猎奇搜怪，拿不相干的东西充数，便不可避免地时时有。从文学性上讲，缺少剪裁；辞气浮露，错别字甚多等都不能不说是它的缺陷。尤其是由于作者改良主义思想明显，对清政府必须推翻，必须打倒缺少认识，因而在揭露上不可能触及深层。甚至对书中的涉及某些逐败现象，作者只把它当作谈资，因而对一些腐臭人物而言，它倒有可能为这种行腐臭之事提供借鉴。这些都要求我们在阅读该书时注意批判。

王光汉 2002.8.28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

②本书第一回。

③本书第二回。

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

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

⑥本书第九十九回。

⑦本书第九十九回。

⑧本书第五十一回。

⑨本书第九十九回。

⑩本书第一百零八回。

⑪本书第一百零八回。

⑫本书第八十三回。

目 录

第 一 回	楔 子.....	1
第 二 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4
第 三 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	10
第 四 回	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苟观察致敬送嘉宾	16
第 五 回	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	21
第 六 回	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	26
第 七 回	代谋差营兵受殊礼 吃倒帐钱佻大遭殃	31
第 八 回	隔纸窗偷觑骗子形 接家书暗落思亲泪	36
第 九 回	诗翁画客狼狈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	41
第 十 回	老伯母强作周旋话 恶洋奴欺凌同族人	45
第 十 一 回	纱窗外潜身窥贼迹 房门前瞥眼睹奇形	50
第 十 二 回	查私货官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	55
第 十 三 回	拟禁烟痛陈快论 睹赃物暗尾佳人	60
第 十 四 回	宦海茫茫穷官自缢 烽烟渺渺兵舰先沉	65
第 十 五 回	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贴书生谈会党	70
第 十 六 回	观演水雷书生论战事 接来电信游子忽心惊	75
第 十 七 回	整归装游子走长途 抵家门慈亲喜无恙	80
第 十 八 回	恣疯狂家庭现怪状 避险恶母子议离乡	85
第 十 九 回	具酒食博来满座欢声 变田产惹出一场恶气	90
第 二 十 回	神出鬼没母子动身 冷嘲热谑世伯受窘	95
第 二 十 一 回	作引线官场通赌棍 嗔直言巡抚报黄堂.....	100
第 二 十 二 回	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魄.....	105
第 二 十 三 回	老伯母遗言嘱兼挑 师兄弟挑灯谈换帖.....	110
第 二 十 四 回	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 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	115

第二十五回	引书义破除迷信	较资财衅起家庭	120
第二十六回	干嫂子色笑代承欢	老捕役潜身拿臬使	126
第二十七回	管神机营王爷撤差	升镇国公小的交运	131
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师	136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	142
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	148
第三十一回	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	154
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	161
第三十三回	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166
第三十四回	蓬荜中喜逢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	172
第三十五回	声罪恶当面绝交	聆怪论笑肠九断	178
第三十六回	阻进身兄遭弟谮	破奸谋妇弃夫逃	184
第三十七回	说大话谬引同宗	写佳画偏留笑柄	190
第三十八回	画士攘诗一何老脸	官场问案高坐盲人	196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辞干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	202
第四十回	披画图即席题词	发电信促归阅卷	208
第四十一回	破资财穷形极相	感知己沥胆披肝	214
第四十二回	露关节同考装疯	人文闹童生射猎	220
第四十三回	试乡科文闹放榜	上母寿戏彩称觞	226
第四十四回	苟观察被捉归公馆	吴令尹奉委署江都	232
第四十五回	评骨董门客巧欺蒙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	238
第四十六回	翻旧案借券作酬劳	告卖缺县丞难总督	243
第四十七回	恣儿戏未秩侮上官	忒轻生荐人代抵命	249
第四十八回	内外吏胥神奸狙猾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	254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气	搞词藻嫖界有机关	259
第五十回	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	265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营筵室	乱哄哄连夜出吴淞	271
第五十二回	酸风醋浪拆散鸳鸯	半夜三更几疑鬼魅	277
第五十三回	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	283
第五十四回	告冒饷把弟卖把兄	戕委员乃侄陷乃叔	288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293

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299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305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310
第五十九回	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	315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	乱著书遗名被骂·····	321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闹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327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333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臧获托空谈·····	339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	345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351
第六十六回	妙转圜行贿买蜚言	猜哑谜当筵宜谑语·····	357
第六十七回	论鬼蜮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津·····	363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器威打破小子头·····	369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沽·····	375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381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387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	393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399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儿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405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赞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面·····	411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	417
第七十七回	泼婆娘赔礼入娼家	阔佬官叫局用文案·····	423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429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435
第八十回	贩丫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	441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	447
第八十二回	紊伦常名分费商量	报涓埃夫妻勤伺候·····	452
第八十三回	误联婚家庭闹意见	施诡计幕客逞机谋·····	458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丫鬟充小姐	弄巧成拙牯岭属他人·····	464
第八十五回	恋花丛公子扶丧	定药方医生论病·····	470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瞒天撒大谎	洞世故透底论人情·····	476

第八十七回	遇恶姑淑媛受苦	设密计观察谋差	482
第八十八回	劝堕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灼得甜头	488
第八十九回	舌剑唇枪难回节烈	忿深怨绝顿改坚贞	495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结功深葭莩复合	502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调反目	赵师母手板误呈词	508
第九十二回	谋保全拟参僚属	巧运动赶出冤家	515
第九十三回	调度才高抚台运泥土	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	521
第九十四回	图恢复冒当河工差	巧逢迎垄断银元局	527
第九十五回	苟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533
第九十六回	教供辞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	539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竞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545
第九十八回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551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讲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仆从	557
第一百回	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说	564
第一百一回	王医生淋漓谈父子	梁顶粪恩爱割夫妻	571
第一百二回	温月江义让夫人	裘致禄孽遗妇子	577
第一百三回	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学夫人难为媳妇	583
第一百四回	良夫人毒打亲家母	承舅爷巧赚朱博如	589
第一百五回	巧心计暗地运机谋	真脓包当场写伏辩	596
第一百六回	符弥轩调虎离山	金秀英迁莺出谷	603
第一百七回	觑天良不关疏戚	墓地里忽遇强梁	609
第一百八回	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	616

第一回 楔 子

上海地方，为商贾麇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船往来，百货输转。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棹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帜，炫异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尝鼎一脔。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

唉！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人生世上，这“应酬”两个字，本来是免不了的。争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与平常的应酬不同。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晷。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虽是空着心儿，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去逐队嬉游，好象除了征逐之外，别无正事似的。所以那“空心大老官”，居然成为上海的土产物。这还是小事。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稀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藪。

这些闲话，也不必提。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这少年也未详其为何省何府人氏，亦不详其姓名。到了上海，居住了十余年。从前也跟着一班浮荡子弟，逐队嬉游。过了十余年之后，少年的渐渐变做中年了，阅历也多了。并且他在那嬉游队中，狠狠地遇过几次阴险奸恶的谋害，几乎把性命都送断了。他方才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嬉游不是正事业，一朝改了前非，回避从前那些交友，惟恐不迭，一心要离了上海，别寻安身之处。只是一时没有机会，只得闭门韬晦，自家起了一个别号，叫做“死里逃生”，以志自家的悼痛。

一日，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想往外散步消遣，又恐怕在热闹地方，遇见那征逐朋友。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倒还清静些。遂信步走到邑庙像园，游玩一番，然后出城。正走到瓮城时，忽见一个汉子，衣衫褴褛，气宇轩昂，站在那里，手中拿着一本册子，册子上插着一枝标，围了多少人在旁边观看。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却是不发一言。死里逃生分开众

人，走下一步，向汉子问道：“这本书是卖的么？可容借我一看？”那汉子道：“这书要卖也可以，要不卖也可以。”死里逃生道：“此话怎讲？”汉子道：“要卖便要卖一万两银子！”死里逃生道：“不卖呢？”那汉子道：“遇了知音的，就一文不要，双手奉送与他！”死里逃生听了，觉得诧异，说道：“究竟是甚么书，可容一看？”那汉子道：“这书比那《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观音菩萨救苦经》，还好得多呢！”说着，递书过来。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儿，上面写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翻开第一页看时，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篇首署着“九死一生笔记”六个字。不觉心中动了一动，想道：“我的别号，已是过于奇怪。不过有所感触，借此自表，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了。”想罢，看了几条，又胡乱翻过两页，不觉心中有所感动，颜色变了一变。那汉子看见，便拱手道：“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一定是个知音。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他如今有事到别处去了，临行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叫我代觅一个知音的人，付托与他，请他传扬出去。我看先生看了两页，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一定是我这散友的知音。我就把这本书奉送，请先生设法代他传扬出去，比着世上那印送善书的功德还大呢！”说罢，深深一揖，扬长而去。一时围看的人，都一哄而散了。

死里逃生深为诧异，惘惘的袖了这本册子，回到家中，打开了，从头至尾细细看去。只见里面所叙的事，千奇百怪，看得又惊又怕。看得他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冷时便浑身发抖，热时便汗流浹背，不住的面红耳赤，意往神驰，身上不知怎样才好。掩了册子，慢慢的想其中滋味：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据此看来，竟是天地虽宽，几无容足之地了。但不知道九死一生是何等样人，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否则也好去结识结识他，同他做个朋友，朝夕谈谈，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

思前想后，不觉又感触起来：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只是这本册子，受了那汉子之托，要代他传播，当要想个法子，不负所托才好。纵使我自己办不到，也要转托别人，方是个道理。眼见得上海所交的一班朋友，是没有可靠的了。自家要代他付印，却又无力。想来想去，忽然想着横滨《新小说》，销流极广。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请他另辟一门，附刊上去，岂不是代他传播了么？想定了主意，就将这册子的记载，改做了小说体裁，割作若干回，加了些评语。写一封信，另外将册子封好，写着“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说

社”。走到虹口蓬路日本邮电局,买了邮税票粘上,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去了。

第二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展开看了一遍，不忍埋没了他，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阅者须知，自此以后之文，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与及死里逃生的批评了。

我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大险阻，又没有人出十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隐了，另外叫个甚么九死一生呢？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二十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蚀，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所以我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纪念。

记得我十五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亲见我年纪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门。我的心中是急的不得了。迨后又连接了三封信说病重了，我就在我母亲跟前，再四央求，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我母亲也是记挂着，然而究竟放心不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尤，表字云岫，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想着托他伴我出门，一定是千稳万当。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岫，请他到家，当面商量。承他盛情，一口应允了。收拾好行李，别过了母亲，上了轮船，先到上海。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就乘了航船，足足走了三天，方到杭州。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那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气了。一场痛苦，自不必言。

那时店中有一位当手，姓张，表字鼎臣，他待我哭过一场，然后拉我到一间房内，问我道：“你父亲已是没了，你胸中有甚么主意呢？”我说：“世伯，我是小孩子，没有主意的，况且遭了这场大事，方寸已乱了，如何还有主意呢？”张道：“同你来的那位尤公，是世好么？”我说：“是。我父亲同他是相好。”张道：“如今你父亲是没了，这件后事，我一个人担负不起，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你年纪又轻，那姓尤的，我恐怕他靠不住。”我说：“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张道：“我虽不懂得风鉴，却是阅历多了，有点看得出来。你想还有甚

么人可靠的呢？”我说：“有一位家伯，他在南京候补，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张摇头道：“不妙，不妙，你父亲在时最怕他，他来了就啰唆的了不得。虽是你们骨肉至亲，我却不敢与他共事。”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这张鼎臣虽是父亲的相好，究竟我从前未曾见过他，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岂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反靠外人之理？想罢，便道：“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罢。”张道：“既如此，我就照办就是了。然而有一句话，不能不对你说明白：你父亲临终时，交代我说，如果你赶不来，抑或你母亲不放心，不叫你来，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搬他回去，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我说：“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故未说起，也未可知。”张叹了一口气，便起身出来了。

到了晚间，我在灵床旁边守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尤云岫走来，悄悄问道：“今日张鼎臣同你说些甚么？”我说：“并未说甚么。他问我讨主意，我说没有主意。”尤顿足道：“你叫他同我商量呀！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你父亲没了，又没有见着面，说着一句半句话儿，知道他靠得住不呢！好歹我来监督着他。以后他再问你，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说着，去了。

过了两日，大殓过后，我在父亲房内，找出一个小小的皮箱。打开看时，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想来这是自家零用，不在店帐内的。母亲在家寒苦，何不先将这笔钱，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在这都是要用钱的。想罢，便出来与云岫商量。云岫道：“正该如此。这里信局不便，你交给我，等我同你带到上海，托人带回去罢。上海来往人多呢！”我问道：“应该寄多少呢？”尤道：“自然是愈多愈好呀。”我入房点了一点，统共一百三十二元，便拿出来交给他。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与我寄银子去了。可是这一去，他便在上海耽搁住，再也不回杭州。

又过了十多天，我的伯父来了，哭了一场。我上前见过。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取出烟具吸鸦片烟。张鼎臣又拉我到他房里问道：“你父亲是没了，这一家店，想来也不能再开了。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连收回各种帐目，除去此次开销，大约还有万金之谱。可要告诉你伯父吗？”我说：“自然要告诉的，难道好瞒伯父吗？”张又叹口气，走了出来，同我伯父说些闲话。那时我因为刻讬帖的人来了，就同那刻字人说话。我伯父看见了，便立起来问道：“这讬帖底稿，是那个起的呢？”我说道：“就是侄儿起的。”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对着张鼎臣说道：“这才是吾家千里驹呢。这讬闻居然是大大方方